

How to Read Sartre

萨特
导读
西蒙·克里奇利主编



把世界的 重量担在肩上

ROBERT BERNASCONI

[美] 罗伯特·贝纳斯科尼 著 王小敏 谢昉 译



中信出版集团 CHINA CITIC PRESS

H o w t o
R e a d
S a r t r e

萨
特
导
读

把世界的
重量担在肩上

ROBERT BERNASCONI

[美] 罗伯特·贝纳斯科尼 著 王小娥 谢昉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把世界的重量担在肩上：萨特导读 / (美) 贝纳斯
科尼著；王小娥，谢昉译. -- 北京：中信出版社，
2016.6

书名原文：How to Read Sartre

ISBN 978-7-5086-6134-6

I. ①把… II. ①贝… ②王… ③谢… III. ①萨特，
J.P. (1905~1980) - 思想评论 IV. ①B565.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83792 号
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Granta Publications under the title How to Read Sartre
copyright © Robert Bernasconi, 2006

Series Editor: Simon Critchley

Robert Bernasconi asserts the moral right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 this work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6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

ALL RIGHTS RESERVED
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

把世界的重量担在肩上：萨特导读

著 者：[美]罗伯特·贝纳斯科尼

译 者：王小娥 谢 昉

策划推广：中信出版社 (China CITIC Press)

出版发行：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)
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 印 者：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

开 本：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：5.5 字 数：82 千字

版 次：2016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京权图字：01-2014-4201

广告经营许可证：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086-6134-6

定 价：30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，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，由销售部门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：400-600-8099

投稿邮箱：author@citicpub.com

“大师读经典”丛书基于一个很简单也很新颖的想法。大多数读者刚接触到伟大的思想家或作家时，所参考的入门书，要么是粗略介绍人物生平，要么是浓缩了他们主要作品的摘要，或是两者皆有。相比之下，“大师读经典”丛书则是让读者在学者向导的陪同下直接面对作品本身。其出发点在于，要想近距离地看清一位作家，你必须近距离地研读这位作家实际使用的词句，也必须弄清怎样读这些词句。

本丛书的每一本都是一堂大师阅读课。每位作者从某作家的作品中摘录十段左右的短小片段，并加以详细讨论，由此揭示作家的中心思想，进而敞开通往整个思想世界的大门。

这些引文有时是按时间顺序排列，好让读者把握思想家在各个时间的发展阶段，有时则不是。本丛书决不仅仅是汇编了该思想家最著名的“最热精选”文段，而是把一系列线索和钥匙交到读者手上，由读者继续下去，自己去发现。除了文本和解读以外，每本书都给出了简短的人物年表，以及延伸阅读建议、网络资源等等。“大师读经典”丛书不敢说能告诉你关于弗洛伊德、尼采、达尔文、莎士比亚你所需要知道的一切，但绝对能带给你进一步探索的最佳切入点。

“大师读经典”丛书所提供的，并非塑造我们智力、文化、宗教、政治和科学景观之思想的二手版本，而是与这些思想交会的第一手新鲜信息。我们热切期盼，这套书会逐步带给你知识、兴趣、勇气乃至喜悦。

西蒙·克里奇利

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

1980 年，萨特去世，享年 74 岁，当时在巴黎有五万多人参加了他的葬礼。无论在哪个时代，这都是非同寻常的，当时他的哲学著作被认为是过时的，他激进的政治立场，尤其是他给予极端左翼团体的鼓励，被认为是落后于时代的。到头来，萨特的名声比他在哲学和政治思想领域的地位要高得多。至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头二十年里，他一直是知识分子当中的领军人物，不只在法国，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如此。无论什么地方，无论什么人，似乎人人都听说过萨特。他的鼎鼎大名超越了西方国家与苏联阵营之间的政治界限，也超越了南北之间的经济界限。他写小说、戏剧和新闻

评论，为的是赢取更广泛的受众，但到了最后，他所有的贡献，都被缩略为一个简单的画面：存在主义者萨特，坐在一间咖啡馆里，奋笔疾书着重要然而事实上难以理解的哲学著作。

有一点必须承认，萨特的作品难以读懂，他本人应承担部分责任。他可以文思泉涌，在短时间内写出非常出色的散文，可是他绝少保持这样的品质。他的写作从未间断过。在萨特的书中找出一些让读者精神为之一振的精彩段落易如反掌，但这些句子并不能使读者接近他思考的核心：读罢掩卷，人们会发现他们并没有比之前更懂得如何阅读萨特。

本书节选了萨特最精彩的一些作品。我把它们与他最难以理解的观念放在一起。要费一番工夫才能理解这些内容，但我们的付出是值得的。他并不总能写出精彩的文章，他经常折磨法语。而且，为了解释自己，萨特倾向于越写越多，而不是修订和改写之前的作品使它们更加明晰，在他的生命走到最后的时候尤其如此。要从《存在与虚无》(*Being and Nothingness*) 或《辩证理性批判》(*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*) 中择取五百字可不是件容易的事，要知道，这两本书的篇幅都超过了五百页。萨特从来都不愿意用五百个字来

讲一件重要的事情，通常是能写多长就写多长。所以如果我不省略号的话，根本不可能在这里选用他作品中的内容。

萨特的作品不只是晦涩难懂，他还不断引起误解。当夸张的手法可能更具煽动性的时候，他似乎不会慎重地遣词造句。他写作是为了引起读者的注意，而不是求得他们的赞同。不幸的是，当他在采访中说自己早期言辞夸张的作品很荒谬的时候，其实他受访时的言辞也很夸张，这就让批评者很容易抓住他的把柄。

尽管如此，对萨特不偏不倚的评价很难不被他卓越的成就所掩盖。即便他的一些文学作品说教意味太过浓厚，他早期的短篇小说集《墙》(*The Wall*) 和小说《恶心》(*Nausea*) ——都出版于 20 世纪 30 年代——也都堪称杰作。事实证明，他早期关于情感、自我以及想象的哲学文章不断地受到人们的关注。人们对他的批评是理所当然的，即把《存在与虚无》写得过分艰涩而难以读懂。但就算是这样，《存在与虚无》也还是所谓大陆哲学 (*continental philosophy*) 中极少数一直受到分析哲学家注意的作品之一，尽管他们以对此类术语的抵触而著称。与此类似，他在 20 世纪 40 年代晚期不经意间写下来的大量文章，如《反犹分子与犹太人》(*Anti-*

Semite and Jew)、《黑色俄耳甫斯》(*Black Orpheus*) 和《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》(*Existentialism is a Humanism*) 已经成为经典。1947 年, 在《什么是文学》(*What is Literature*) 中, 萨特提出了肩负使命的作家的概念, 从那时开始, 他投身改变世界的承诺一直是坚定不移的。在 20 世纪 50 年代, 他将大部分时间用来重新学习, 到 50 年代结束的时候, 他就可以在《辩证理性批判》中提出一种被存在主义重新激活的马克思主义。

萨特的写作出于一种紧迫感, 比如说, 当投身当时的政治事务, 如反对酷刑、非殖民地化、反对越战以及 1968 年 5 月的学生革命时, 他会为了自己的工作牺牲健康。即便走到了生命的最后, 他也没有松懈下来。尽管他的一些政治盟友批评他提出了“布尔乔亚 (*Bourgeois*)”这个主题, 他还是坚持以《家庭的白痴》(*The Idiot of the Family*) 为名, 为古斯塔夫·福楼拜 (*Gustave Flaubert*) 写了一部存在主义的传记,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完成了洋洋洒洒的三大卷。简而言之, 萨特集小说家、剧作家、哲学家、编辑和政治活动家于一身, 身体力行了他提出的肩负使命的知识分子的理念。

直到今天, 学术界仍然在研究萨特, 但是即便所有人都

熟知他的名字，他的读者群也没有扩大，而他原本应该被更多的人阅读。部分原因是他的书常常会引起读者不适：萨特的读者原本以为会淹没在自己的存在危机中，结果却读到为整个世界承担责任的忠告。人们普遍认为萨特存在主义关注的是自我，但很快就发现，他会把人直接引向政治。萨特的哲学呼吁承担责任：不是束缚一个人未来的承诺，而是投身其中，在政治上服务他人。

但是，与他那个时代相比，萨特的政治观点现在更加不受欢迎了。在所谓的“第一世界”富裕国家当中，他往往被塑造成一个为专制政权辩护的人。这么说也有几分道理：他在政治判断方面犯了不少严重的错误。无论如何，当局者迷，当我们回顾过去的时候会有更清楚的认识。对新一代的读者而言，要弄清楚二战刚刚结束之后的世界与现在有何不同是比较困难的。不只是美国和英国拯救了法国，还有苏联，苏联当时在宣传自己的价值理念时比美国还要大张旗鼓，而后者对自己支持种族隔离表现得毫无歉意。约翰·热拉西(John Gerassi)将他为萨特写的传记命名为《为他的世纪所仇恨的良心》(*Hated Conscience of His Century*)，并非毫无来由。

萨特在“第三世界(Third World)”的形象则大不相同，

直到今天，那里的人们依然将他视为受压迫者的支持者。他不仅关注他们的事业，还尽其所能地让人们听到他们发出的声音。战后，萨特在巴黎与一群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共同创办了《现代》杂志（*Les Temps Modernes*），这份杂志为“第三世界”的代言人提供了一个发声的平台，而萨特则利用自己的声望让人们听到这些声音。他为这些人的作品所撰写的序言，至今仍然因其自身的影响力而受到广泛的阅读。可以肯定的是，他迫切地希望听到这些作者——他们现在声名远扬，当时还不为人知——的声音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这样的结果：他当时的一些立场现在看起来是过时的，有待批评。《黑色俄耳甫斯》是给一本有关黑人文化认同运动（*negritude movement*）的诗集写的序，人们在其中就发现了这一点。那是在1948年，弗朗茨·法农（Frantz Fanon）多年来一直对此怨言不断，但也承认自己对萨特一直心怀崇敬。萨特在晚年也秉着同样的精神，冒着被逮捕的危险分发毛主义者的报纸，他这么做不是因为赞同他们的观点，而是认为他们的声音值得一听。

尽管如此，人们也不应当将萨特视为偶像。他不全力支持女权主义这样的事实很难解释。着实令人惊奇的是，他能

和《第二性》(*The Second Sex*) 的作者西蒙娜·德·波伏娃(Simone de Beauvoir) 一同度过了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，却没有对这个问题——他那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全球运动之一——变得更加敏感。

在萨特写作的那个时代，主流哲学似乎完全没有触及与我们的责任和生命的意义相关的问题，而这恰恰是普通人希望哲学能够解决的问题。正是萨特让人们一直关注这些古老的问题，正因为如此，就算是那些不喜欢他答案的人，也将他视为一代哲学大家。萨特不是学术型的哲学家，他与普通人眼里的哲学家不一样：实际上，他在二战前应召入伍，此后他就不再教授哲学，再也没有回到这个行当。存在主义却依然是哲学系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；现在看起来，主流哲学似乎再一次与普通人脱节，是时候阅读萨特，向他学习了。

丛书编者前言 VII

前 言 IX

第一章

“我也是多余的” 001

第二章

“在外面、在世界里、与其他人一道” 015

第三章

“他人即地狱” 031

第四章

“他扮演的是咖啡馆的侍者” 043

第五章

“在战争中，没有无辜的牺牲者” 055

第六章

“我不得不企求他人的自由” 071

第七章

“真实的犹太人让他自己成为一个犹太人” 083

第八章

“从最弱势的人的角度” 097

第九章

“或多或少被阻隔的未来” 113

第十章

“人是粗暴的” 127

注 释 143

大事年表 147

补充书目 153

致 谢 159

第一章

『我也是多余的』

